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七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江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衝隘詔守

備鎮遠侯顧寰祭江神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九年江水漲至三山門秦淮居民水深數

尺 江南通志

是年湖廣江隄決 按湖廣境達八省凡秦關巴蜀
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瀦為七澤即
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
東入荆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荆
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郢地流至漢陽與
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郢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為尤
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
湖沿匯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

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
身始濶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無大水害大
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盖古七澤正其地也
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
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
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
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
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

脩築然旋築旋圯蓋民私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又案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溯夔陵而上山阜夾岍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岍俱平行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

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
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岍為隄南岍自松滋至城
陵磯隄凡長亘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
長亘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
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監所公
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簪洲東江腦俱
為盜賊藪蓋以防隄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
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甕港守

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
舊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
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復湮其
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
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漢陽縣舊
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
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
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岍曰襄陽口約長四十

里然後下漢口明成化初于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於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沒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漢川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

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岡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明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衝塞五十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項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

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
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
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
餘巡撫劉慤奏請贖銀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
工乘流上下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
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
會合滙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
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

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止沅發自牂
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
自廣西新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灘水
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
發自武林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
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沅辰叙酉資共
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
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

歲遭浸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岳州府城
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
甚可慮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隄障之迨明初隄漸
崩洗城漸退縮後移城于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
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
時漸顧募夫役用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
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隄以殺水勢其屬邑臨
江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

四面皆水難以設隄臨湘半倚山城雖可捍禦然西北俱濱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祇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堤最為要害

湖廣通志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江隄大決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岍南北凡六縣北岍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岍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明嘉靖庚申歲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

虎渡黃潭鎮公安之埧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
隄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
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
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隄
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甲一
人夫十人江陵北岬總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
石首南岬總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岬總共隄
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荊州郡

治濱江郡西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陽江陵之界
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
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隄護之二十九年又決此
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專為修理始得無
虞 按禹貢岷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
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
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岍江

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
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
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
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之壑
三流為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為平陸
上流口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山
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
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故道改徙鵝潼新河而

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澀阻故水患多在
荆襄安陸潛沔間矣 鄖陽府西北控扼秦豫東南
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
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
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為隄
自古無大決害至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九日衝
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傾塌民多漂浸 襄陽古有
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

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不復為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為己業而有司並無築隄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工成

蒼叢云按唐書神龍元年漢水齧城張東之罷

政事還襄州因壘為隄以遏湍怒自是郡置防禦守隄使隄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

江

之故道逼近安陸府治石城而下明嘉靖初徙新洪

達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深考其故在豐樂則
舊有九龍灘龍坎港桐木嶺金花尉斗等湖之分洩
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河之注蓄後皆
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為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
上汎固一郡水患之源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
者北岫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岫則荊門潛江
沔陽之沙陽也

湖廣通志 蒼叢云項晤家魚山侍
讀于淮陰試院以黃河利害相質問

魚山曰子知黃河之害而不知長江之害為尤甚也
予前使楚見濱江州縣受江水之齧岸者小民深以

為若惜予史志不能悉載開湖廣通志隄防考畧獨
言嘉靖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之事為詳為備錄于此

是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
甌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于是疏塞

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

禹貢錐指

明穆宗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湖廣撫按官劉懋等言承
天府元祐宮故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為
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
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興邸例使有司季為估修撫按

歲為奏報僭擬不經無過於此請追奪入官徵其租以
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 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四月辛卯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懋請
開竹筒河以洩漢江之勢工部覆議從之 明穆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年三月辛丑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題
瓜洲花園港等處原設建閘蓋俾江南糧運可以直達
免闕之費也自隆慶六年花園港猪市上下閘成迄

今二載糧艘無滯省民間不貲之費但上閘重建方畢

而下閘衝齧又壞合行河道侍郎將瓜洲應改下閘及
詹家洲應建中閘作速興舉并議運河揚子橋亦于明
年接續修建以收全功其江商應該協助修閘銀兩嚴
行追解濟用從之 四月乙巳湖廣撫按趙賢李拭題

築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
水勢工費重大錢糧不敷已將德安倉糧銀并各王府
減存備用祿銀接濟戶部覆如議行 辛酉戶部覆工

部咨稱湖廣撫按趙賢等題湖省當江漢之委荊州承

天等處頻遭水患其民恃隄為命而隄所恃以固者惟
穴口分洩之力祇因舊穴湮塞以致水勢橫決今議開
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
勢前此節經撫按奏修隄塍請銀一萬五千餘兩水患
如故合將庫貯德安倉糧銀并減存備用各祿銀三千
二百二十二兩未完廣阜倉銀五千三百三十一兩五
錢准令支用以後年分徵解濟邊不許一槩混用從之
九月癸酉湖廣荊岳等府松滋等縣老垸隄新築不

堅水勢異常撫臣趙賢請將公安石首等處五縣南允
二糧照例改折內公安等縣仍與安鄉縣蠲免存留多
方賑濟及將衝決前隄仍令原管官戴罪修築部覆報
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通泰等州縣風雨異常江潮漂沒人民無數

揚

州府志

萬曆四年三月都江堰功成陳文燭記略云灌縣都
江堰蓋江之會云禹蕙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過

於汶歷于灌堰在江中流為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
寶瓶口者流為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
灌口堰外低而寬堰內高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
于秦李冰司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
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焉漢唐以及
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龜民利之
昭代以來屢脩屢圯嘉靖間復鑄鐵牛銘曰問堰口
準牛首問堰底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沒角端

諸堰豐須稱高低脩減水真名言云萬歷乙亥江大
溢堰盡壞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竒熊列狀
脩復巡撫都御史曾公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巡
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尋牛趾而濬之
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陡口虎頭諸岸間
植三十二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柱
以石護岍以江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倣
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歷三年十一

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萬灌溉千里民咸歌頌

四川總志

是年修桑落洲隄萬衣記略云予郡德化縣桑落洲

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巡撫都御史烏程潘公

名季
剛繼

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

才五閏月而告成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

在江郡視若州土田黑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

潰矧新簣鮮實欲速唯難而可以為成予復命按察

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即嚮行隄上鎮
日終日不為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
方略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
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
佈椿捲掃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道引以避內
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
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閱

月而績奏

西江志 按入蜀記 江自湖口分一支為
南江蓋江西路也 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

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粟里皆其里也南唐為奉化軍節度今為定江軍所上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賴者也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姑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德化縣今為九江府治府東六十里曰湖口縣又東一百里曰彭澤縣通志小孤山在彭澤縣十里大江中一名髻山取其形如髻也江側有彭浪磯俗訛云彭郎磯遂叫為小姑塔廟像婦飾而教額為聖母云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蠡洪濤中屹然獨峙店顧况詩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

是年巡撫江西先在九江見德化桑落洲隄崩不及

修至是發廩捐築四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餘遂成

沃壤

宮保尚書潘季馴傳 季馴由嘉靖庚戌進士為九江府推官不及築隄越二十七年始克成

之

萬歷十年漢水溢壞興安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

者數千人

湖廣通志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四月甲戌承天府大雨江水暴漲

入城漂沒官民廬舍溺死人畜無筭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揚州廬州及應天

上元江寧江浦六合俱江濤沸騰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應太等府自五月以來靈雨連綿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餘田廬沒為巨浸七月中颶風大作漲漫滋甚壞數百里之地一望成湖太平地勢最低被禍更烈詔被災地方錢糧停免有差

明神宗實錄 萬歷十九年江陵黃灘隄決二十一年道遙隄潰並見後

萬歷二十一年修紫陽堤吳國倫記略云南康南城

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

貢所謂滙澤為彭蠡是也揚瀾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極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為太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太守田公公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為長隄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未數月隄成公名瑄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西江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丙子南京守備太監劉朝用報江潮水災乞行賑濟得旨留都重地水災異常百姓漂沒合行修省賑濟事宜令該部議 乙卯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稱地方靈雨連綿江潮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大學士朱賡等請速議蠲賑并乞罷免以塞其災

明神宗實錄

是年湖廣常德府江隄決 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

縣地皆濱江歷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諸水暴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沈如常砌二石櫃以殺水勢得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監哈薩于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二年江漲幾欲衝城隆慶五年萬歷三十六年皆大水頻遭滄沒項年修築民始有寧居

湖廣通志

萬歷四十一年築封郭洲隄葛寅亮記略云封郭洲

者在江北其隄綿亘三十里先是萬歷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隄易沮洳為場圃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隄內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泊所築外隄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圯十之三乃悉發贖鍰及稅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闕日始事告成闕月闕日取決七口咸復其故隄長三千八百丈有奇悉培而高廣之

西江志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時江西報水忽漲民

居蕩折浮屍蔽江湖廣亦報水怪哭發

明神宗實錄

崇禎五年十月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

言臣鄉襄陽大水為災上自漢口下及武昌濱江一

帶俱遭淹溺

崇禎長編

崇禎七年二月己巳錦衣衛鄒之有請移公安縣治

於城南四十里祝家岡以避水患帝令撫按看議以

聞

崇禎長編

是年夏江水暴溢溺死老幼無算

儀真縣志

崇禎十三年七月乙巳兵科給事中宣國柱疏言安慶一府屏蔽陪京壤連楚豫頻年遭寇焚殺蹂躪民之流徙四方者又不知幾何矣近雖安集招徠瘡痍稍甦不料四五月間靈霖不止江水暴漲濱江田禾俱成巨浸即高田之不被沒者傷於多雨亦復萎敗成秕以故米價騰貴小民併日一飧或枵腹待斃菜色鳩形觸目堪涕夫水患泛溢江南江北所同而至兵燹之餘復遭水荼毒則安慶所獨臣仰體皇上救

民水火之仁不敢不為呼籲伏乞皇上亟敕撫按實核被災分數作何蠲賑灾民幸甚帝命該撫按察奏

崇禎長編

揚州以南瓜儀並通漕江西湖廣上江之舟並由大江入黃泥灘過儀真通江關以溯揚淮所謂江漕也洪武中餉漕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

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脩沿江隄岸洪熙
元年浚儀真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
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成化
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漕通江者
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
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
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
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

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
閘隨潮啟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
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與常
州孟瀆河斜對江船由此可免瓜洲盤壩之累與泰
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尋稍淤宣德
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
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白塔河水潰
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

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財木其港盡淤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復浚東港及是漕舟盡由之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成化中定白塔河三年一浚視瓜儀例正德二年復浚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裏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度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

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

八十五
八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八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江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

庚寅

江水大漲

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江水決于萬城

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

甲午

江水決於沙洋之下

湖廣

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江水決於周尹店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郝穴隄潰洚洞滔天飢饉遍於

巢窟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五月郝穴江隄潰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

辛酉
壬戌

江隄連潰漢

水並溢 胡在恪江陵隄防議曰江出岷山漢自岷

冢壠萬川以東注而荊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

水在瞿塘灑瀨間為諸山所束屹崒盤礴雷响而電

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岨為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道遙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黃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荊門皆為魚鼈盖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

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為之稍紆抱而黃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黃灘者駭崩浪而相礪矣稽古大禹洒沉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暨有明南郡大水荊州大水史不勝書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以後水災殆無虛歲萬歷十九年江陵黃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逍遙隄旋潰距今九十餘載 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于

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戶遍逃亡矣癸卯秋
江水決于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
之江堤潰矣犬哭鳥散鳩面鵠形真繪圖所難盡者
展轉數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黃灘倏決一望直
溟渤尾閭耳人自為築功爰告成壬戌六月江隄復
決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盡漂流於斯為盡

湖廣

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日總河王光裕會同

江督傅總漕董疏稱應仍挑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後或有淤阻聽河臣酌量挑浚奉

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 部議據該督疏稱新河口之北新洲可否挑挖成河難以預必即挑成之後果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艘皆由瓜洲一閘經行未見阻滯其儀真挑河脩閘俱應暫停飭令量為脩

葺等因臣部以各省糧船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頂阻守候以致遲悞亦未可定請

敕總河總漕江督會同確勘定議具題等因題覆奉

旨儀真河閘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詳開定議具奏 臣部以應如該督等所

題交與總河確估具題題覆應准其開銷題覆奉

旨依議

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日總河于成龍題請

將瓜洲儀真河道閘座事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專

管

疏詳
運河

部議覆奉

旨依議

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日總河趙世顯奏稱
瓜洲河道乃糧艘經由要區關係綦重荷蒙

聖明洞悉機宜

睿慮精詳脩建頭四兩閘蓄水濟運甚有裨益伏查瓜
洲自四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統名花

園港渡江船隻賴以屯泊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
四閘之下運河南岸花園港地方淤蘆田畝中間坍
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總漕施移商臣恐糧艘
遲滯令將瓜洲遠城河開壩行漕重運糧船已於三
月初九日盡數過完臣慮非經久之計率領道府廳
縣河官細加看議相度現今情形應於四閘之旁運
河北岸挑挖月河一道以為屯船之地此議挑月河
江防同知胡璉情願捐俸挑挖以備屯船倘來年江

流北徙逼近四閘則預將四閘石塊錠錫折起存貯
臨期細勘另行酌議其瓜洲遶城河逼近城垣護崖
埽工不敢議動錢糧江都縣知縣李蘇情願捐備加
謹保護再照瓜洲之息浪庵前石馬頭已坍塌去十
分之六廟宇因坍塌逼近拆去兩層拆後地遂坍塌
蓋因江潮浪湧大溜北趨所致會同總漕施世綸具
題著令阿達哈哈番張杓賞奏 閏三月十一日奏
事雙全等傳

旨此事甚屬緊要著大學士帶領張杓當面具奏 本
日大學士松柱帶領阿達哈哈番張杓而奏奉

旨據趙世顯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庵前石工馬頭
俱被江水衝坍屯艘之處狹窄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
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朕以普天之下生民為念
無處不預為籌畫倘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
城垣必致危險其荊州杭州等處俱有護城隄岍瓜洲
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庶瓜洲一帶

地方始得完固齋奏張杓為人明白著九卿向伊問明
詳加確議具奏 會議查該督既稱江口花園港地方
向來渡江糧艘賴以停泊因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
將花園港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遲悞糧
船將本年重運糧艘暫由遼城河行走又風浪驟作
江口停泊不便請於四閘備運河北岸挑挖月河預
儲屯船等語應如所題速行挑挖并遼城河岍捐備
埽工加謹保護至瓜洲城垣與息浪庵相去四十餘

文息浪庵已漸坍卸我

皇上軫念民生誠恐江流日漸汕刷逼近城垣應照荊
州杭州等處建築護城隄岍此誠

睿慮周詳

聖謨弘遠預為百萬生民籌畫萬全之至意也但護城
隄岍作何建築併築城之後作何保護不至危險臣
等因地方遼遠水勢靡常不能深悉難以懸議應行
總河會同江南督撫漕運總督作連親勘相度形勢

詳加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具題奉

旨據趙世顯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
百二丈瓜洲息浪庵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
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
不預為籌畫脩堤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
漕速行親往詳加察看何脩隄保護城垣勿致危險
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 督撫四院
親詣瓜洲察看勘議于息浪庵門首建築護城隄埽工

長二百七丈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花園港越埽長
一百八十丈及開寬挑深渡軍橋起等處河道並設
文武汛官河兵住工每年八歲搶脩案內修防奉

旨依議

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冬奉

上諭岷山蘓江今江源所出之地番人名阿那是知岷

山岷江古人即取上音

京抄

江防廳所管臨江工段 一息浪庵前建築埽工長

二百七丈內

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息浪庵

彌勒殿自西山拐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

又馬頭東轉角石牆長五丈二共長十七丈大觀樓

西首起至息浪菴西山止沿江一帶築隄听一道連

越灣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

土隄上首止沿江一帶築護城隄听一道長八十五

丈以上共長二百七丈

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

竣
一自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

築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興工六月十

二日完竣

一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拐角下首止

建石工長三百一丈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

遶城河間段開挑寬深工長一千三十一丈內渡軍

橋起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起至

埽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埽工頭南起至南

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心橋止河

長二百四十丈以上共長一千零三十一丈

康熙五十五年

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埽工長四百丈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興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完竣一花園港建築越隄

埽工一道長五百三十丈以作重門保障康熙五十七年五月

初二日興工本年十月三十日完竣一江防廳捐挑瓜洲西門城西越

河一道長二百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興工十二月十三日完竣一瓜

洲正人洲開挑引河二道內第一道長五百五丈第

二道長五百二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興工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完

竣一花園港西立家巷建築挑水壩二座并雁翅包

灘裏戲共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舊四閘西龍王廟

建築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興工本年十

月十五日完竣

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開武曲港萬承蒼記略云贛
水逕南昌北流匯為彭蠡湖又北過湖口縣會湖漢
九水入江潒盛洩湍兩石鐘山扼之驚濤怒奔虹洞
駭目我

國家置樞闕於此縣城下故有虹橋港甚隘隆冬水涸

舟不可入夏漲僅椽百杙餘悉艤江湄每西南風作
觸石抵巖或彼此互相擊撞檣折底脫人溺死無筭
皇上御極六十年洞悉九州水道別其平險南顧咨嗟
歲丁酉大中丞白公潢持節江右

陞辭諭及之公莅任一年案行關所周覽形便得武曲
港故址距下石鐘五里依山帶洲約可舶千舫沙礫
壅陷厥流弗通爰具疏繪圖請捐俸錢浚治以利行
舟得報可於是下令鳩工挽水鑿石堙者關之障者

決之公以時臨視人歡功倍五閏月告成自江干至
港口道以丈計袤九十有三廣八十二深二或倍之
因港為塘袤如港口之數加七廣強半於袤深視港
取中焉距江建軟埽左右各一以遏淤沙袤四十丈
廣八丈高二丈許外加排椿衛之又酌捐歲修費使
可恒守是役也費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皆出公私

庫中上無煩國帑下無妨民力迄工畢而所部不知

其勞

西江志 滂幢小品云鄱陽湖出江處地名曰
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

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百艘一卷無跡矣議者欲于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壁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此明萬歷年間事改亭名賓吾鄉嘉善人作小品者烏程相國朱文肅公也事關地方大患少育仁心者亟宜為民請命乃為異議所阻至百餘年後白公始毅然舉行之恩流汪濊湖漢九水間將名垂千古矣

江漢源流昔人言之詳矣而莫簡明於湖廣通志所載漢水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蕞漾自瞿冢逕梁洋金房

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流入于江江水云江出岷山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邛崃山以會之至敏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

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
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
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
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
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
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
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

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窺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此言江漢之大凡也再就大清一統志稿本分省所紀彙括而合觀之更灼然矣陝西漢水源出寧羗州蟠冢山經沔縣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諸縣俱屬漢中府又經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亦屬漢中府而入湖廣鄖陽府界一名東漢水又有西漢水源出秦州屬鞏昌府西

南嶓冢山經西和縣成縣徽州俱屬華昌府合兩當水又

徑略陽縣寧羌州俱屬漢中府而入四川之廣元縣界亦

名嘉陵江四川岷江源出岷山漢志江水出湔氐道徽外岷山元和志江

源鎮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輿程記南流經松江源出松潘衛北二百二十里大分水嶺

潘衛南至疊溪所界二百里疊溪所南至茂州界三十里茂州屬成都府至灌

縣屬成都府蘄流益多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屬成

都府眉州嘉定州皆直隸州又經敘州府瀘州直隸州又經重

慶府涪州忠州俱屬重慶府又徑夔州府而入湖廣界亦

曰汶江亦曰都江亦曰外水其在州縣城邑間往往
隨地立名而都江外水則岷江之通稱也通釋云自
蜀而言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雒水曰湔水
漢志雒水出雒縣章山南至新都谷入湔又綿水出
綿竹縣紫岩山南至新都北入雒又湔水出綿虎縣
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郫二行千八百九十里是以湔
水為經流也水經注洛水出洛縣南流至新都與綿
水合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又南至江陽入江謂
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是以雒水為經流兼有綿水之
稱也今雒源出漢州什邡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
南又東南徑漢州東又南合綿水其水出綿竹縣西
北東南流經德陽縣東又東南徑漢州東而入雒雒
水又南徑金堂縣東合湔水其水出大江自灌縣分

流東徑郾縣及新繁新都縣北漢州及金堂縣南而
入雒雒水又南出金堂峽徑簡州東一名牛鞞水又
名雁水又東南徑資陽縣東又東南經資縣南為資
江又名珠江又東南徑內江縣西又東南徑富順縣
東又東徑隆昌縣西南又東南至濫州北入大江雒
江之名隨境而更而中水為其通稱元和志謂之中

江曰涪水

漢志涪水出刪氏道徼外南至墊江入漢
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今涪江出松潘衛

東九十里小分水嶺東南流徑小河所北又東南徑
龍安府南又東南徑江油縣東又南徑綿州西又東
南徑潼川州東及射洪縣東又南徑蓬溪縣西遂寧
縣東折而東徑合州南會嘉陵江又東南至重慶府
北入大江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巴水源出陝西南鄭
縣南之大巴陵南流
入保寧府界徑南江縣及巴州東又東南至夔州府
達州西合渠江渠江出達州太平縣東北之萬頃池

西南流徑東鄉縣及州南又西南徑順慶府渠縣東
又西南徑廣安州南曰篆水亦曰洵水又西南至重
慶府合州城東北而入于
嘉陵江又東南入于大江
七水合於江而江始大今

按綿水湔水入雒而巴渠合為一水則大江之外為

巨川者四而已矣其出于夷中入中國而附於江者

又不與焉嘉陵江即古西漢水也

水經注西漢水南流入嘉陵道為嘉

陵水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界九域志始以故道川
為嘉陵江在今漢中府鳳縣界二水至徽州合流南
徑寧羌州入四川界
其流雖同其源則異
自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

化二縣

屬保寧府

合白水又徑劍州蒼溪縣又徑府城西

又徑南部縣

俱屬保寧府

又徑蓬州

屬順慶府

順慶府城東又

徑合州

屬重慶府

合渠江又合涪江又至重慶府城東北

入大江亦曰閬水以流徑閬中也亦曰巴水以水流

曲折也亦曰渝水

王貽上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云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

北衆水北流為清澗河入涪為一支茶坪以南衆水西流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為一支鳳縣以北斜谷

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界成嘉陵江為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流至武關北褒水從東來

注之合流至武關石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諸水以入漢

江其大較如此

蜀又有瀘水大渡河亦入大江

瀘水即古若水漢志

若水出旄牛徼外南至大苻入繩又繩水出遂久徼外東至雙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水經注若水與繩水合亦通謂之繩水又經越雋馬湖縣為馬湖江又東北至朱提為瀘江水又曰永昌有瀾滄水即瀘水也今瀘水亦名打衝河自寧番衛西徼外東南流徑建昌衛西鹽井衛東又東南徑會川衛西南與雲南金沙江合又東徑東川土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土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岷江大渡河即古澌水漢志澌水出汶江道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說文作澌水唐時始謂之大渡河韋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經營于此今水自茂州徼外南流徑黎人所西折而東徑所南又東徑建昌衛北又東徑嘉定湖廣江州峩眉縣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

水自四川巫山縣流入界經巴東縣歸州

俱屬荊歷

華容縣

屬岳州府

至岳州府北又徑臨湘縣

屬岳州府

嘉魚縣

屬武昌府

又北至漢陽府城武昌府城西而會於漢水

復北折而東歷武昌府北東南歷廣濟黃梅二縣

屬黃

州南而東入江南宿松縣界江之南岫則江西德化

縣界矣漢水自陝西白河縣流入界徑鄖陽府城南

至襄陽府城北折而東南又南徑安陸縣

屬德安府

西荆

門州

屬安陸府

東復東南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下會

于大江又有沮水入于大江又湘水沅水並入洞庭

湖

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景山東南流徑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徑荊州府夷陵州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合于南漳縣境東南徑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沮水合流達縣南之沱江至荊州府枝江縣而入于大江湘水自廣西全州東北流入界經永州府東安縣南至府城西南引而北會瀟水謂之瀟湘又徑衡州府城南引而東北有蒸水會焉謂之蒸湘又北流過湘潭縣西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于洞庭湖沅水源自貴州鎮遠府會摩川之流至辰州府沅州界而益大因名沅江徑州城及黔陽縣城南又東接靖州會同縣西界東北流徑辰溪縣北瀘溪縣南又過辰州府城南東北至常德府桃源縣南又東逕常德府城南龍陽縣北至沅江縣之西注于洞庭湖今辰州以西五溪之水皆附沅水而達洞庭瀘水出靖州綏寧縣東南唐糾山東北流徑寶慶

府武岡州北又徑府城北邵水會焉或謂之邵江北
流至新化縣東而至長沙府安化縣境徑縣西又東
北出益陽縣南寧鄉縣北而入常德府沅江縣西南
境注于洞庭湖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
南為青草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
陰縣百里周迴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彌望
水溢則混合洞庭之西為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
里西北去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
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為一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沙
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湧幢小品云湖水與江相連
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
清而湖低以濁入云江自嘉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
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
皆見于字書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水流沙上曰瀨水
出尾下曰瀆回流旋轉曰漩石積水淺曰磧水疾崖
傾曰礧灘磧相湊曰湊水如轉轂曰漕水漫不流曰

浚潭下急流曰灘其
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江西大江自湖廣興國州流來

橫亘於九江府北廣二十里東流百二十里經尋陽
驛又百七十里入江南望江縣徑雷港驛亦名潯陽
江也贛水因章貢二水合流而名自贛州府城北會
流北注一名南江徑吉安臨江二府過豐城縣西北
至南昌府城西繞城而流東北入于鄱陽湖北出湖
口縣西注於大江鄱陽湖即彭蠡湖在南昌府東北
百五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

府東南九十里周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江南大

江自江西彭澤縣流入宿松縣界

屬安慶府

下流過江寧

府城北又東至通州東入海東西橫亘幾二千里若

貴州之烏江雲南之金沙江其流亦入大江

烏江在貴陽府

北二百里出水西境內與四川遵義府分界其波處有烏江關東北流徑平越府餘慶縣又甕安縣西又北經石阡府西又北入思南府徑府西北流入四川重慶府彭水縣界而為涪陵江徑縣南又東北徑武隆縣治南復折而西北徑涪州城東而入于大江金沙江源出麗江府西北旄牛徼外下流至四川敘州府東南注于大

竊按一統志稿所載江南江西大江

江詳見黑水

失之太簡崑山鄭若曾作江防圖考自江西九江起

至江南鎮江揚州沿江信地頗有里數可稽為摘錄
之江西則有南湖信地南岍上自九江府下巢湖起

下至馬當止計三百二十五里北岍上自湖廣龍坪

鎮起下至沙角灣止計二百四十里江南則有安慶

信地

南岸池州
北岸安慶

南岍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二

百九十里北岍上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

百六十里荻港信地

南岸池州太平
北岸安慶廬州

南岍上自池口

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

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遊兵信地

南岸太平江寧鎮江北岸

和州江寧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

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

里儀真信地

南岸總載後北岸江寧揚州

北岸上自瓜埠黃天蕩

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瓜洲信地

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

州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三江

口信地

南岸總載後北岸揚州

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

計一百四十里圖山信地

南岸鎮江常州蘇州

南岍上自高資

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

以上八營信地沿江共計一千五百

餘里江南省城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

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限隔唯斜溝龍潭二處船隻

由此出入故黃天蕩為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

之地也揚州府信地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白

茅墩止江面四十里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

十里中間青山為黃天蕩最要自下江口起至窑港

止江面四十里自窑港起至何家港止江面

缺

里

自羅漢洲起至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自舊江口起至

蔣八港止江面十里自蔣八港起至深港止江面十

里自深港起至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三江會口上

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

要之最自穿心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自急

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圖山兀處江邊與

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江寧之門戶也鎮江府

東西二馬頭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亦為要地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至圖山安港以防海賊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至瓜洲鎮一百三十里東至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圖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流湍急最為險要瓜洲鎮係江都地方南濱大江東至沙河港二十里西至花園港七里北至揚州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甌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糧運由此過焉花園港係江都

地方東至瓜洲鎮七里西至何家港十五里商船多
於此住泊何家港係儀真地方東至花園港十五里
西至舊江口十里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何家港
十里西至下江口六十里與江心新洲相對下江口
係儀真地方東至舊江口十里西至青山嘴三十里
與江心天寧洲相對其洲接連何家港為江洋要害
儀真縣城東至瓜洲鎮四十里西至六合縣六十里
東北至揚州府七十里南濱大江貨財輳集漕運糧

船由此過焉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約一
里去下江口不遠青山嘴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
三十里西至東溝二十里東溝係儀真六合二縣交
界正當黃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此皆沿江一帶
設兵防守之處雖無預於河工亦以見王公設險之
至意也

小谷口薈叢

行水金鑑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八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濟水

古文作泝然說文從水從中注云兗州之泝從水從齊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當作泝但自來相傳不敢改易

導泝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禹貢音兗又以轉反釋文泝

泉源為泝流去為濟

孔氏傳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

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

孔氏

疏 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
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
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
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
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
垣曲故垣縣也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黃河
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溫
城故城在今懷慶府溫縣西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沆水

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
沆聲相近即沆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

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沔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沔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

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即洸水也濟

水又東南逕締注說作稀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

南流注於湔音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

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湔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湔梁梁水堤也湔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隰北又東南塗溝水注之又東北

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又東南

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也

鄴注 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原城在縣西北十

五里今名原鄉括地志云沆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
渟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
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
今濟瀆廟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漢志常山房子縣贊
皇山右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泚元和志趙州贊皇縣
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
應劭以為四瀆誤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
有二源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
繚以周牆李濂遊濟瀆記云濟瀆廟後有池是為東池
即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為西池周如東
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
里復見於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漪西源辨曰濟水

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為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為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遂分東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為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為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經濟廟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為濟之西源無疑也絺城在今河內縣西南元和志濟水經河內縣西南去縣里三十

又東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水經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號公臺基趾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濟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

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溫縣郭東濟水南
大冢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

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

鄭注

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

水經墳

城在今溫縣東黃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按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
迹也河水注云成臯大伾山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濟汎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

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

溝水耳即濟沆之故瀆矣

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為陂有朱溝水注之其

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又東逕臨城北殷城西而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沙渠故班固及闕駟並言沙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沙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 正與此相發明

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臯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

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

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

合淇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

見懷慶府志

南直孟津縣其流

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禹貢鉅指

溢為滎

禹貢

滎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

在其縣南

孔氏疏 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澤在其縣南其故城在今

縣北

五里

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

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汎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要之大河之運其初與濟伏地之泉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温入河

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

荷者脈絡未嘗不與沆相通

王天與尚書纂傳

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
之被

吳澄書纂言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
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
故可知也渭按成臯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

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關南洑為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洑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教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

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為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

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為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滎之為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導沆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

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
說似勝於孔然沈水至秦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
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
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
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 秦澤之水有上源
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
耳滎澤則異於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
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

為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

下凡發地下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其性趣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

禹時之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為滎川

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滎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滎瀆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漯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丘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

直達而潔遂獨為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
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汎之
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
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
所當知也 說文滎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百
詩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
所謂橫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為滎故以絕字解
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

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注脚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絕河為滎自是漢儒訓詰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

禹貢雜指

濟水

當鞏縣北入河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

縣北

水經成臯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為汜水縣滎隄本韓滎陽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滎澤

河陰二縣皆其地此二句猶合河濟而言之即孔傳所言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

滎澤者也自此
已下專言濟水

又東至北礫磧南東出過滎陽北

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
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敖
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

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南帶三山

一作三皇

山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

鄭注北礫磧蓋在河南濟北其水

西注于河者石門即賈讓所謂滎陽漕渠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至是始壘石為之

又東逕西廣武城北

水經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

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

酈注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

水經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為高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爾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

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

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

鄴注 廣武城在三室山上亦謂之廣武山在今滎澤縣

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
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

又東遷敖山北 水經

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

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

亦曰敖倉城

鄴注 敖山在今河陰縣西北二十里
括地志云故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

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按今縣在隋
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當二十里也

又東合滎瀆 水經

瀆水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

殊卑蓋故滎播

書作滎波

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

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

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蓄金堤以竹籠石葦

葦土而為遏壞隕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

山采石壘以為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詔書許誨立

功府鄉規基經始詔滎

疑作策

加命遷在沅州乃簡朱

軒授使司馬登令績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
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濛濤
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
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感昔崇鮐所不能治我二宗之
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
於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
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
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

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
夙興厥職克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
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
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
城向豺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
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

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

鄴注 瀆本作澤誤玉
海引此作榮瀆與鄴注

合今從之按蘇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即此處也首受
河水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言然昔人導澤水以為川

從北門而出故謂之榮口石門河陰石門漢建寧四年
立在敖城西北榮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敖山東時
地各別近志混而為一大謬兩石門相去數十里榮瀆
前已有之榮陽下引河其所溝通者裁數十里為功亦
甚易也

又東逕榮陽縣北

水經

宋白續通典云榮陽故城在榮

澤故城明洪武八年為河水所北移今
治是榮陽故城東北去今治止十二里

又東

句

南礫磳水注之

水經

水出榮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
流歷敖山南又東北逕榮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

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谿矣

酈注 經所謂礫谿可知上有北礫

谿故此為南礫谿

又東索水注之 水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

濟

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故謂之出河之濟

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

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

絕焉又南會于滎澤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

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

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

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濟水又合黃水水

發源京縣黃淮山世謂之京水又東北與靖水枝津

合二水之合為黃泉北流注于濟水

鄴注 京縣今為滎陽縣嵩渚

山在滎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衛雍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濟水又東分

為二水其枝濟

曰北濟詳見後

又東過陽武縣北

水經

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

鄴注

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

水經

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左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

故城北

鄴注 今祥符縣西北有浚儀故城即大梁城也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一名石倉城小

黃縣故城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

水經

陽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是後置東昏

縣也

酈注 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東昏縣故城

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

水經

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名

酈注 今蘭陽縣東五十里有濟陽

縣故城

又東過寃胸縣南

水經 今曹州西南有寃胸故城至此謂之南濟寃濟水之經流也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為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叙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

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為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鄴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

為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本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為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滎地怒濤注射為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為澤之因也憑此而

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榮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邾城為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為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為邾城陂者亦榮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為榮波既瀦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千百世可知也

程大昌禹貢山川地

理圖說程氏此辨最有考據其刪潤水經注自謂隴括條理然滄桑變易總非目擊有難以臆度具是非者姑載其說以備考曰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東會於滎澤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滎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禹時濟溢為滎水所注射瀦為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為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滎澤中已有此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溢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為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逕斷故濟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濟瀆出垂隴城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濟又有

沙城濟清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竹書紀年
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
歸釐於鄭者也清濟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
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
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
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
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
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為船塘
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
傳曰甲寅天子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
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
東北流注於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
陽武縣係長城東西流浪蕩渠出焉

滎澤至周時已尊為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

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

一名菴蕩渠

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過滎陽縣菴蕩渠出焉

亦名汴渠

後漢明帝

紀修汴渠注云即菴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是也

又名通濟

渠

元和志汴渠在河陰縣南二百步亦名菴蕩渠大業元年更開導名通濟渠

即今河陰

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

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隋為汜

水滎澤二縣地唐開元中析置河陰縣

水經直謂之濟水

漢志滎陽縣有菴蕩渠首

受汴水經本此汴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

自滎口石門至宛胸縣南皆

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
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為陶丘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

言之滎澤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

並屬河南開封府

曹州

屬山東兗州府

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

既開滎瀆為河水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
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 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

云滎澤在滎陽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
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

滎陽故城漢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
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
必有水道相通而志家不詳予按水經注黃水自京
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為船塘俗謂邾城陂東西四十
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
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為川之路澤水從
此北出而為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
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 河與滎

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為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滎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菹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滎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辯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温下云濟水出王莽時大

旱遂枯絕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為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溫縣蓋專謂北源故鄴注于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慮何以直言枯絕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於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於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

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何獨一
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
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為
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
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
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
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
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漭濊廣溢莫測圻岸當時汴濟之區
河災之羨溢為害如此濟渠即滎瀆南去滎澤不過
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濫
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填淤之久空實盡窒地
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
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
嘗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
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

不塞為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為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為滎澤墜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可以無辯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畧以菴蕩渠為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為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

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菴蕩渠陰溝東南至

大梁城合菴蕩渠其東導者為汜水

漢志作卞水說文作汜後人惡

反字因改為汜酈云濟水又兼卞日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卽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

至蒙縣為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菴蕩渠自大梁

城南南流為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為

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

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為百尺

溝注於潁水

漢汝南郡有新陽縣當在今陳州界

此即班固所謂狼蕩

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

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

義城今懷遠

謂之沙汭

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即此

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

渦與過同

睢水自陳留縣首

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

下相今宿遷

渦水自扶溝縣首

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

出河之濟

即石門水

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為鴻溝言葭蕩

渠者指此為菴蕩言汴水者指此為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為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

禹貢鍾指

行水金鑑卷八十一